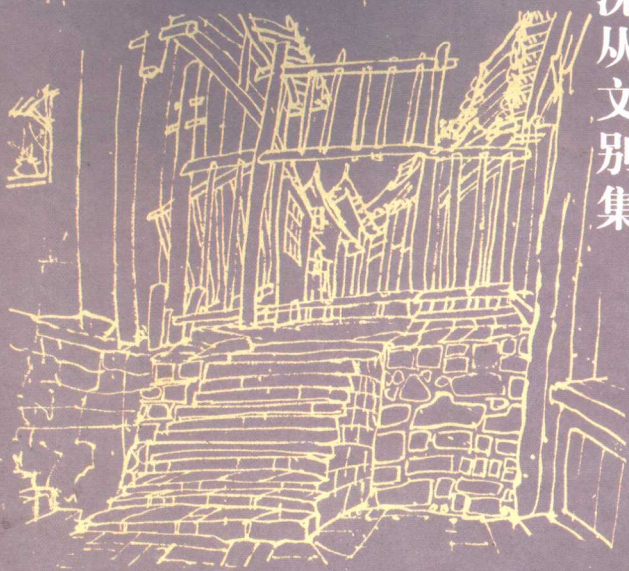


沈从文别集



……死去了的人，死去了的日子，死去了的事，假若还能折磨人，都不应当留在人心上来受折磨；所以不是一个善忘的人企想「幸福」，最先应当学习的就是善忘。

柏子集

沈从文 著

我近来正在一种逃遁中生活，希望从一切记忆围困中逃遁。与其尽回忆把自己弄得十分软弱，还不如保留一个未来的希望较好。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沈从文别集

柏子集

沈从文 著



江苏教育出版社
JIANGSU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柏子集/沈从文著.

南京: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5.4

(沈从文别集)

ISBN 7-5343-6442-6

I. 柏...

II. 沈...

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I246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31734 号

出版者 **江苏教育出版社**

社 址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政编码 210009

网 址 <http://www.1088.com.cn>

出版人 张胜勇

书 名 柏子集

作 者 沈从文

编 选 刘一友 向成国 沈虎雏

责任编辑 邓冀粤

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

(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)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

厂 址 河北省涿州市范阳西路 21 号 电话 0312-3685460

开 本 880×1270 毫米 1/32

印 张 7 插页 2

字 数 113 000

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0001—5100

定 价 15.80 元

发行热线 010-88876731

编辑热线 010-88876730

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再版序

上个世纪五十年代,不少喜爱文学的读者迷上了契诃夫,这跟平明出版社接连推出 27 册汝龙翻译的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直接有关。

那时我家至少有三个契诃夫迷:做文学编辑的母亲、哥哥和我。谈论哪篇小说怎么怎么好,是不倦的话题。已经退出文坛改了行的父亲不参与,只有时微笑着对外人说:“家里有三个契诃夫的群众。”

汝龙译的这套选集可贵之处,首先在于对作品的精选;第二是选进一些契诃夫的书信、札记,别人对他的回忆、评论等,分编到不同集子里,这些文字拉近了读者和作者的距离,是汝龙先生锦上添花的贡献。

到 1992 年编选《沈从文别集》的时候,我们自然想到从平明版《契诃夫小说选集》取法。这也是父亲的愿望,尽管他不参与“契诃夫群众”的热情讨论,汝龙这套译本的长处

他胸中有数。

我问过父亲汝龙为什么常赠送新书？他只简单说：“是朋友。”

母亲的补充才说清楚：“他翻译的那套英文契诃夫小说是我送的。”

据我充和四姨回忆，1932年暑假，一个“说是由青岛来的，姓沈，来看张兆和的”羞涩客人，初次登苏州张家门，带的一大包礼物“全是英译精装本的俄国小说”。加尼特夫人的一套英译《契诃夫小说集》就在其中。

不懂外文的沈从文怎么买洋书？四姨说那是过上海时托巴金选购的。

父亲曾希望母亲朝文学翻译方面发展，送这样礼物包含着鼓励。愿望虽然没实现，礼物却终于转到最合适的人手里，促成被誉为契诃夫小说“最佳译本”的产生。朋友的成就四十年后启发着《沈从文别集》的编选工作。

当本书再版之际，我们感谢与它有缘分的几位文学前辈，也要感谢为我们想出《沈从文别集》总书名的汪曾祺先生。

沈虎雏

2005年3月11日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

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,当然,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新废邮

- 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 (1)

谈话录

- 答凌宇问 (5)

- 小砦 (12)

- 一只船 (38)

- 柏子 (50)

- 采蕨 (59)

- 医生 (70)

八骏图

- 《八骏图》题记 (100)

- 八骏图 (102)

2 柏子集

一个母亲

《一个母亲》序 (134)

一个母亲 (138)

第四 (177)

自杀 (202)

新 废 邮

未寄到的复教员朋友问

毅汉先生：得你来信，深感厚意。上次各位相访，我和家中人都留下极愉快印象。我应当多听听你们提的问题才对！极可惜，即我说话口音不正，不仅你们不易听懂，事实上，在这里有个主持“文字改革”的亲戚，有四十年来往，他也只能听懂一半。家中一个孙女，在我身边长大，我说的话也经常还听不懂！抱歉以外，也可证明我学习语言及适应环境能力之差，真到惊人程度。这次你们来的时间稍早了些，若四月半来，对于北京所得印象会好一些。因为几十种北方特别著名花木，多集中在四月中旬后开放，再不多久，就进入初夏了。

你问的张爱玲，我和家中人均未认识。张家在合肥是个大族，“和”字辈弟兄姐妹多达百十人，有大半就未见过。抗战八年中，我一家大小四人，在昆明乡下住了八年，复员后才返回北京。

关于写作，早已无发言权，所有作品，多是四十年前学习用笔完成的。照我自己估计，离“及格”还远。原以为能再延长廿年，驾驭文字、组织故事能力，会比较成熟，再有计划使用到最需要方面，才对得起这个工作。只是社会变化迅速，对于文学要求又新。新社会凡事重“实事求是”，我为人性格迟钝板滞，旧的方法“已过时”，新的方法一时“学不会”，所以离开了学校和“空头作家”名分……近三十年来，国内有的是万千伟大作品，产生于有思想、有经验、有才气的作家手中。由于能够密切配合国家需要，作品多以百万计分布于全国，起伟大作用和长远影响。并且正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。至于我，过去还可聊以解嘲，像个“打前站的哨兵”，现在看来，即这点小作用也说不上。因为国内十几个著名大专学校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，并我姓名也多不知道，可见历史是十分公正的，毫不含糊。我冒充“假里手”可行不通的。我成为过时人物，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事。必需承认这种“现实”，并接受现实，才不至于出意外问题。好在国家大，正有千万种事待人沉默努力去作，我似乎应分先从作到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，和亿万在各种不同工作岗位上的人一样，扎扎实实尽可能把目前工作逐一加以完成，才像个新中国的新公民！至于过去四十年，为了练笔而写成的不三不四作品，在国内说来，即点缀性也并不多了。

你提及契诃夫和我那些习作差别，很有见解。性格上可能也有些相近处。虽然教育不同，生活背景也不相同，对人生抱一种悲

恻心情,似乎有些相近处。他是个医生,身体又多病,笔下涉及的旧俄农村社会种种,特别是下层人民,总充满了悲悯同情。我是从小就在各种穷困中活过来的人,某些方面更容易对他们感到一种亲切的爱。对于他们的喜怒哀乐,也更贴心一些。相反,对于大城市社会上层的高知而兼官,却缺少相同好感。这也许实出于“无知”,接触范围极窄。虽在大都市混了快六十年,较接近的也仅限于大学校里的文科中老同事,和弄笔杆子的一部分旧同行。在近半世纪“社会教育”中,有些人最精明处,似乎一律是“世故哲学”高于其他知识,因此在新旧社会都吃得开。至于我,最拙劣处便是这份应世不可少的“巧”处,我始终学不好,因此生活上永远吃不开。支配我行动的,永远是一种“理想”,在现实社会中既行不通,且极容易转成笑料,进而成为过失。因此生活和工作都必然难免打败仗。生活上希望能作到契诃夫晚年那样,在乡村里有个小小的家,也不大可能。至于作品,那就更难望如契诃夫在苏联情形了。

因为我活着时,就早已为人忘记,或反复不厌其烦的加以否定,哪能对死后还抱不切现实的妄念和幻想?主要毛病,大致还是没有受过正常教育,也即不懂人情世故。应付文字的能力,即或可望逐渐提高,应付人事的能力,却永远居于极端劣势。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批评中,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“道家”影响。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“与人无争”、“为而不有”态度即更显明。八个字直译过来,就是“人不中用”,“迂腐到不可救药”的明确证据。“单打一”

的做人方式,肯定是永远吃不开的,也值不得学习的!国家在前进中,个人得失未免太渺小不足道。

你若教中学语文,让同学多看些杂书,学会叙事抒情比会作论文有用。

近因一病数月,不能起床,尊信迟迟作复,想能原谅,并候安佳。

沈从文

六月十日北京

因失去尊处通信地址,最近始发现,致复信一搁半年,深感抱歉!

从文

八月廿一

编辑部诸先生:这个信是回复王毅汉先生的,照他写的通信地址寄去,说已迁居。他原信中提到和你们相熟,因此试请你们转转,极感谢。无着落,也即把这个信留给各位作个纪念吧。因为内中也多半近于向诸先生到北京来相看时,一番厚意深情的回答。诸位出的专刊三文,我和家中人看过后都觉得极好。只是把我这过时的老人,说得过好,未免增愧。

我后天将离北京,约三个月才回来。回来时一定另外写个信给各位。祝工作顺利!

沈从文

十月廿五日^①

^① 此信写于1980年。

谈话录

答凌宇问

1. 生年？

一九〇二年旧历十一月二十九日丑时生。

2. 曾用过的笔名及发表过作品的刊物？

不可能记得。至于刊物，在三十年代前后，几乎京沪大刊物都有作品发表，大书店都出过我的集子。有的新书店最先出我的集子，并不是作品有什么大不了的成就，只不过是在比较中，还能引起读者兴趣而已。有人因此骂了我三十年，以至五十年，直到如今，还“依样画葫芦”的，在现代文学史中总得带上一笔。事实上我因此改了业，三十年来在博物馆做工作。

3. 共出过多少集子？未成集的单篇有多少？

已过了三十年，全烧掉了，不宜再想它。提它毫无意义。

4. 您是如何与徐志摩结识的？

因投稿而相熟。我对于他的散文和诗的成就,都感到极大的兴趣,且比较理解他对人的纯厚处,和某些人说的“花花公子”完全不同。所以我在一九三六年良友出的《习作选》题记中,提到他对我的好影响。到我作《大公报》文艺副刊编辑时,对陌生作者的态度,即充分反映出他对我的好影响。工作上要求自己较严,对别人要求却较宽。

5. 您是何时认识胡也频的?

大革命以前几年即相熟。他成为左翼作家,是最后两年事。

6. 您曾将《柏子》与《八骏图》对比,应当如何理解?

前者单纯,后者复杂,如此而已。

7. 《废邮存底》中《给一个作家》那一篇,是不是写给巴金的?

可能是。《给一个教授》指吴宓。

8. 您在作品中歌颂下层人民的雄强、犷悍等品质,与当时改造国民性思想有无共通之处?

毫无什么共通处。我是试图用不同方法学习用笔,并不有什么一定主张。我因为底子差,自以为得踏踏实实的学习三十年,才可望在工作实践中达到成熟程度。

9. 《虎雏》、《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》等篇是否含有提倡返归自然、回复野蛮的创作意图?

一切都是在学习用笔中完成的。不可能一面写什么,一面还联想到什么。当时最主要企图,还是能维持最低生活,作品能发表

就成了。

10.《边城》、《黔小景》、《贵生》等篇是否含有人生莫测的命定论的倾向?

我没有那么高深寓意。只有一个目的,就是企图从试探中完成一个作品,我最担心的是批评家从我习作中找寻“人生观”或“世界观”。

11.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那些作品,其创作意图是什么?

引言说得已极明白,这就是就故事而加些新的处理。以欣赏态度去采用佛经中故事,加以贯串改造,也只希望读者能用欣赏方式留下个印象。我的一切习作都缺少什么寓意。

12.关于城市中绅士阶级生活的描写,您是否(一)与乡村生活相比,揭露其腐朽性;(二)揭露他们生活悲喜剧的心理原因?此外,还可以怎样理解?

你应当从欣赏出发,看能得到的是什么。不宜从此外去找原因。特别不宜把这些去问作者,作者在作品中已回答了一切。

13.关于苗族生活的一些作品,有人说大多虚构,缺少现实依据,这种批评有根据吗?

这是苏雪林说的。她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。一时恭维鲁迅到了极点,次一年又用快邮代电方式,罗列十大罪状申讨鲁迅先生。她从不想到《三国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真实性,却要求我的作品“真实”。这是上海一折八扣出盗印我的作品时附上她那个批评的。

照理写批评应当是“真实”的,但这个人对鲁迅的意见究竟什么意见最可靠,她自己恐怕也回答不出。

14.对下层人民的描写,一方面同情他们悲苦但不自觉的命运,一方面发掘他们身上美德的光辉,这样理解对吗?

从我一堆习作中,似不值得那么认真分析、探讨。因为是习作。写乡村小城市人民,比较有感情,用笔写人写事也较亲切。写都市,我接近面较窄,不易发生好感是事实。

15.《过岭者》、《黑夜》等反映的背景是什么?

就是纪念二朋友的死亡而已,故事后边写得极明白。内中有个郑子参,是同乡同学,十分要好,后来入黄埔四期骑兵科,听熟人说在东江作战死去了,因为从另外熟人通讯中,说是做通讯员死去的,为纪念这些同乡友好而作。

16.您曾谈及创作需将“现实”与“梦”结合,《边城》是不是这种结合的典型?

这个作品只是偶然完成的。在良友出的《习作选》已作过解释,只能说是写作较成熟的一个篇章。本拟写十个,用沅水作背景,名《十城记》。时华北闹“独立”,时局日益紧张,编《大公报·文艺》,大部分时间都为年青作者改稿件费去了。来不及,只好放弃。

17.您曾说您的创作受过废名影响。一般认为废名的小说有两个特点,一是具有唐诗一般的意境,一是文字的简约含蓄。您所受的影响,是不是主要在这两个方面?